

惊险长篇故事集 2

泰山猿人

返朴归真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 著
李尧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THE RETURN OF TARZAN

人猿泰山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 著
李 尧 / 译

返
朴
归
真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人猿泰山》长篇系列小说序

董乐山

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Edgar Rice Burroughs, 1875—1950) 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虽然不高, 但是他的《人猿泰山》长篇系列小说不仅在刚刚问世的时候风靡一时, 就是现在, 或者五十年、一百年之后, 也还会在读者中间, 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中间得到广泛的流传。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一套系列小说, 不仅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而且在英、美等西方国家, 已经成了青少年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像安徒生、凡尔纳的作品一样。 ◇

《人猿泰山》所以能够这么紧紧地吸引住青少年读者, 是因为它在几个方面打动了他们的心弦: 对纯朴的人际关系追求, 对大自然的向往, 对冒险的憧憬。因为它已不是一般意义的冒险故事, 而有其一定的哲理的内涵。当然, 由于作者的世界观的限制, 这种内涵还是相当肤浅的, 但是正是由于它的“浅”, 它才能为青少年读者所接受。我至今不能忘怀三十年代初次读到《人猿泰山》的译本时所感到的沉醉着迷的兴奋心情。

巴勒斯开始写作是在本世纪初的一十年代, 当时正是

资本主义工业化迅猛发展时期,由于产业革命为科技进步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在文学的领域里也开始有所反映,这就是科幻小说的问世。在初期的科幻小说中,许多作家的想象力都是在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上驰骋。尽管他们当时的科学知识有限,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当时被认为荒诞不经的预言,如今一一已告实现,凡尔纳就是最杰出的一个例子。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和趋于严重,严肃的作家就开始利用科幻小说这一形式作为社会评论的手段。如果说初期科幻小说家对人类前途是持有乌托邦式的空想的乐观主义者,后来的科幻小说家由于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人性的堕落,对人类前途开始抱着悲观的态度,从赫·乔·威尔斯,到阿尔杜斯·赫肯黎,以至乔治·奥威尔,都是属于悲观派的。

巴勒斯除了写《人猿泰山》系列冒险小说外,也写《火星》等系列科幻小说,不论是《人猿泰山》还是《火星》等,他可以说是徘徊在上述乐观派与悲观派之间,很难说他是哪一派。不论是《人猿泰山》或是《火星》,你也很难说这是冒险小说,那是科幻小说。换言之,是冒险和科幻两种成分兼而有之的。所以如此,同巴勒斯的出身和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出生于芝加哥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家道小康,所以有财力让他的几个儿子进私立学校,接受上等教育,希望日后能继承他的事业。无奈他的这个儿子虽然生长在芝加哥这个美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里,从

小受到工商经营的熏陶,却对锱铢计较没有兴趣,一心向往于西部旷野的冒险。原来那个时候,芝加哥正处西部边陲,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丑恶,另一方面又是大自然的纯朴的召唤,对于巴勒斯这个厌倦人世纠葛的青年来说,自然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甚至在求学阶段的假期里,巴勒斯也有好几次离家到爱达荷州他哥哥的牧场去打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从密歇根军校毕业后,就参军在第七骑兵师,到亚利桑那州去服役。甚至在他结婚之后,他仍不惜舍弃在芝加哥的安逸生活,抛下妻子儿女,继续到西部去冒险,在蛇河淘金,到爱达荷和犹他两州打杂工。不幸的是他在西部谋求财富和独立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不时碰壁而归,回到芝加哥来,为他父亲或其他亲友做事糊口。后来他终于在美国一家最大的零售公司西尔斯罗伯克谋得一职,生活才安定下来。

在实际生活中回到大自然中去是没有希望了,而人世间的尔诈我虞、勾心斗角又不能忍受,在这样矛盾的心境里,巴勒斯就开始在幻想中实现他的美梦。就在公司的信笺的背面,他开始把他的幻想在白纸上写成黑字,这就是1912年在《小说》杂志上刊载的《在火星月光的照耀下》,这是他《火星》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后来以《火星公主》为名出了单行本。而《人猿泰山》长篇系列小说则是1914年开始出版的。从此之后,这两种系列小说交替出版,还有其他科幻小说共达九十一部之多,其中《人猿泰山》系列就有二十四部,洋洋五百万言,可以说是多产了。

自从写作成功,生活有了保障之后,巴勒斯就定居到加利福尼亚州,其间还一度到夏威夷岛生活,这时他发现要逃避尘世的烦嚣,商业文化的窒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地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因为这里也迅速地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蚀了。因此他日益耽溺于幻想之中,一方面写泰山,以歌颂原始和自然,一方面写火星,以探求生存之途径。尽管从科幻小说的角度来说,《火星》系列比《人猿泰山》系列重要,文学评论家着笔也多,但是从流传的程度来说,后者却远远超过前者。特别是本世纪后期科幻小说大发展以后,巴勒斯的科幻小说几乎被汪洋大海所淹没,而《人猿泰山》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冒险小说中独树一帜,至今仍脍炙人口。它不仅连续再版,译成了包括盲文在内的三十二种文字,而且还一再拍成电影和电视,制成连环画和动画片,因此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有意义的。

在我国,虽然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了《人猿泰山》的译本,但译文质量粗劣,而且早已绝版。今首次推出一至四部,我们稍加领略以后,就会发现它集写实、推理、冒险、科幻于一炉,是一百年前非洲丛林的风俗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画,也是一部浓缩了的人类进化史。

读了《人猿泰山》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巴勒斯一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弊端感到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指出了非洲原始丛林对泰山人性发展的限制。这虽然证明他对人类文明的肯定,但又是从白人优越感和种族偏见甚至阶级偏见出发的,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

也许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我们尽可以把人猿泰山和孙悟空作一比较。同样是鞭笞人间的丑恶,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前者着重人性的完美的追求,后者则借助于神怪的寓意。方式尽管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或者说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探索一个更加合理的人类秩序。如果这部系列小说能在读者中间引起一些思索,而不仅仅把它当作消遣排闲之作,那么泰山在西方所以能像孙悟空在中国一样脍炙人口也就不难理解了。

于不问春夏秋冬楼



返朴归真
The return of Tarzan



目 录

《人猿泰山》长篇系列小说序

董乐山

- 1 仗义执言结冤仇 / 1
- 2 泰山初识奥尔加 / 12
- 3 泰山大闹摩尔街 / 23
- 4 伯爵夫人的解释 / 33
- 5 阴谋败露 / 45
- 6 决 斗 / 56
- 7 塞蒂艾萨的舞女 / 67
- 8 沙漠里的战斗 / 78
- 9 泰山中计 / 88
- 10 沙漠女救丛林儿 / 100
- 11 泰山单刀斗雄狮 / 110
- 12 泰山失策 / 121
- 13 “阿丽丝”号失事 / 132

返朴归真
The return of Tarzan

目 录

- 14 重返故里 / 147
- 15 猎 象 / 158
- 16 丛林之战 / 169
- 17 泰山称王 / 179
- 18 生死关头 / 189
- 19 黄金城 / 201
- 20 神秘的女祭司 / 210
- 21 苦 恋 / 220
- 22 泰山得宝 / 231
- 23 珍妮遭劫 / 242
- 24 泰山重返欧帕城 / 252
- 25 相逢在祭坛上 / 262
- 26 终成眷属 / 274

仗义执言结冤仇

“哦，真漂亮！”德·考德伯爵夫人压低嗓门儿喊了一声。

“什么？”伯爵回转身，问年轻的妻子，“什么东西漂亮？”他向四处张望着，想找到她赞美的东西。

“哦，我压根儿就没看见什么，亲爱的。”伯爵夫人回答道，本来就红润润的脸颊又在倏忽间飞起两朵红云，“不过是怀着一种赞美之情想起纽约那些被人们称作摩天大楼的宏伟建筑罢了。”漂亮的伯爵夫人为了坐得更舒服些，挪动了一下身子，然后又拿起那本刚才因为“压根儿就没看见什么东西”而跌落在膝盖上的杂志。

丈夫又埋头看他那本书，但心里多少有点纳闷：夫人怎么会在离开纽约三天之后，突然对那些她一直大为反感的建筑物生出赞美之情。

不一会儿，伯爵放下手里的书。“真腻味，奥尔加，”他说，“我想找几个人玩牌，他们也许也觉得无聊。”

“你可真不会献殷勤，我的丈夫，”少妇微笑着回答，“不过，我也烦得要命，可以原谅你。如果愿意，你就去吧，去玩那让人讨厌的破牌吧。”

等他走了之后，她又朝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偷偷瞥了一眼，那人正懒洋洋地躺在不远处的一张躺椅里。

“真漂亮！”她又轻轻说了一句。

奥尔加·德·考德伯爵夫人 20 岁。她的丈夫 40 岁。她

是个诚实、可靠、忠贞不二的妻子。不过因为压根儿就没有选择丈夫的权利，她对命运和有贵族头衔的父亲——他是位俄国人——为她选择的丈夫并非受到如痴如迷的地步。不过，如果仅仅因为看见一个漂亮的年轻陌生人而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叹，便断定她在思想上对丈夫有某种不忠，则是大错特错了。她只不过赞赏他，就像赞赏任何一个特别漂亮的标本一样。毫无疑问，这个年轻小伙子看起来令人赏心悦目。

当她那诡秘的一瞥停留在年轻人的面庞上的时候，他站起身，离开了甲板。这时，一位侍者正好从德·考德伯爵夫人身边走过。

“那位先生是谁？”她问道。

“他登记的名字是泰山先生，夫人，住在非洲。”侍者答道。

◇ 兴趣了。

泰山慢慢地朝吸烟室走去，在门外和两个男人不期而遇。那两个人正压低嗓门儿，颇为神秘地说着什么。要不是其中一个朝他做贼心虚地、古怪地瞥了一眼，他简直连想都不会想到他们。这两个人使泰山想起他在巴黎舞台上看见过的那些经过渲染的坏蛋。他们都黑不溜秋，显然正在密谋什么，又是耸肩又是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愈发叫人觉得是坏蛋了。

泰山走进吸烟室，在离屋里那些人稍远一点儿的地方找了一张椅子坐下。他没有心思跟别人谈话，呷着苦艾酒，十分伤心地回想过去几个星期的生活。他不止一次地想，为了一个他什么都不欠的人放弃自己的继承权是否聪明。

他喜欢克莱顿,这是真的。可是……啊,可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他并不是为了威廉·塞西尔·克莱顿——格雷斯托克勋爵,才否认了自己的出身。他是为了他和克莱顿都爱着的那个女人。这个女人,由于命运之神的任性,判给了克莱顿,而没有给他。

而她爱他这个事实,使这桩事让人加倍地难以忍受。但他明白,除了在威斯康星州林区小火车站所做的决定,他别无选择。对于他来说,她的幸福是第一位重要的。他虽然涉世不深,与“文明人”刚刚开始打交道,但已经明白,没有金钱和地位,生活对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难以忍受的。

珍妮·波特就是为这两样东西而生的。如果泰山把它从她未来的丈夫手里夺走,毫无疑问,就会置她于悲惨、痛苦之中。不过,一旦剥夺了克莱顿的爵位和财产,她就可能离他而去,只是泰山一次也没有这样想过。因为他认为别人也像他一样,生来就具有这种忠诚、老实的品质。即使◇ 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他也没有丝毫的狡诈。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使珍妮·波特被她对克莱顿的允诺进一步约束,泰山也还只能逆来顺受。

泰山的思想从过去漂流到未来。他竭力让自己怀着一种快活的心情,展望回到出生和度过少年时代的丛林之后的情景。他22岁,在那严酷、凶残的莽林里就度过了20年。然而,在那广阔无垠的密林里,有谁,或者有什么会欢迎他的归来呢?没有,只有坦特,那头大象,可以称之为朋友。别的动物都会像过去一样,追捕他,或见他就逃。

甚至他自己那个部落的猿也不会向他伸出友谊之手。

文明虽然没有给人猿泰山带来什么，但使他懂得了友谊的可贵，懂得了怀着真诚的快乐，去体味伙伴情谊的温暖。相比之下，别的任何生活都一概变得淡而无味。很难想象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连一个泰山已经这么喜欢的说新语言的人也没有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因此，展望未来，泰山心里实在没有多少乐趣。

他坐在那儿抽着香烟沉思默想的时候，目光落在前面的一面镜子上。从镜子里，他看见一张桌子，有四个人正围坐在桌子旁玩牌。不一会儿，有一个人站起来，离开牌桌，另外一个人走了过去。泰山看见他很有礼貌地提出填补这个空缺，这样游戏不至于中断。他就是泰山刚才在吸烟室门外看见说悄悄话的那两个人中的那个小个子。

泰山颇感兴趣，心里蓦地亮起一朵小小的火花，一边想象未来的情景，一边望着在他身后那张桌子周围玩牌的人们在镜子里的映象。除了刚坐下打牌的那个人以外，其余几个玩牌的人，泰山只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坐着新来玩牌的那个人对面的那位——罗尔·德·考德伯爵，一位过分殷勤的服务员曾经把他作为乘客中的名流之一指给泰山看，说他是法国军机大臣内阁成员中一位职位很高的官员。

泰山的注意力突然被镜子里的画面吸引过去。那个皮肤黝黑、鬼鬼祟祟的家伙走进来，站在伯爵的椅子后面，泰山看见他转过头，朝屋子四周偷偷瞥了一眼，目光从镜子里一闪而过，没有注意到泰山那双警惕的眼睛。这人从他的口袋里悄悄掏出一样东西，到底是什么，泰山没有看清楚，因为他用一只手挡着。

那只手向伯爵慢慢地靠近，然后，非常敏捷地把手里

的东西塞进他的口袋。之后，像没事儿人一样依旧站在那儿，看法国人手里的纸牌。泰山大惑不解，越发全神贯注了；他不能让这件事情的任何一个细节逃脱他的眼睛。他们又玩了十来分钟，伯爵赢了最后加入这场游戏的那个人为数相当可观的赌注。这时，泰山看见站在伯爵椅子后面的那个家伙朝他的同伙点了点头，那个家伙立刻站起来，伸出一根手指指着伯爵：

“我要是知道这位先生是个职业赌棍的话，就不会这么轻易被拉入这场游戏。”他说。

伯爵和另外两个玩牌的人立刻站了起来。德·考德脸变得煞白。“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他叫喊道，“你知道你是跟谁说话吗？”

“我知道得太清楚了，我是跟一个在牌桌上捣鬼的人说话。”那家伙回答道。

伯爵把身子探到桌子那边，照那人脸上打了一记耳光。旁边那几个人赶紧挡在他们中间。

“这是误会，先生。”另外那两个玩牌的人中的一个说道，“这位是法国德·考德伯爵。”

“如果是我的错，”那人说道，“我会高高兴兴地道歉。不过，道歉之前，首先要让这位伯爵先生解释一下，有几张牌怎么跑到他的口袋里了？”

这时，把牌偷偷塞到伯爵口袋里的那个人掉转身，想从屋里溜走，但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灰眼睛陌生人挡住他的去路。

“对不起。”那人粗暴地说，想从旁边绕过去。

“等等。”泰山说。

“为什么，先生？”那人很不高兴地说，“让我过去，

先生。”

“等一等，”泰山说，“我想，毫无疑问，只有你才能解释清楚这件事情。”

那家伙发脾气了。他低声骂了一句，抓住泰山，推到一边。人猿泰山微笑着，把这个块头很大的家伙扭得转过身来，抓着衣领揪回到桌子跟前。那人挣扎着，咒骂着，毫无用处地争辩着。尼古拉斯·茹可夫第一次尝到了这个彪形大汉的厉害。他那身发达的肌肉曾经和雄狮奴玛、巨猿特冈兹搏斗，并且给未曾开化的他带来胜利。

那个向德·考德发难的人和那两个跟他一起玩牌的人，都站在那儿，眼巴巴地望着伯爵。还有几位乘客被这场争吵吸引过来，等着看个水落石出。

“这家伙发疯了，”伯爵说，“先生们，我请求有谁能来搜搜我。”

“这种指责简直太荒唐可笑了。”一个玩牌的人说。

◇

“只要把手伸进这位伯爵的外套口袋里，就会明白，这指责还相当严肃认真呢！”那个斥责伯爵的人坚持说。然后，因为别人都犹豫不决不想搜查，他自个儿走到伯爵跟前，说：“好吧，要是别人不搜，我自己来搜。”

“不，先生，”德·考德说，“我只允许一个体面的先生对我搜查。”

“没有必要对这位伯爵搜查。牌就在他的口袋里，这是我亲眼所见。”

大家听了都惊讶地转过身来，看见一个非常壮实的年轻人，一只大手掐着一个拼命挣扎的人的脖子，向他们走了过来。

“这是一个阴谋，”德·考德生气地喊道，“我口袋里根

◇

本没有牌。”他边说边把手伸进口袋。这当儿，一种令人紧张的寂静笼罩了这一小群人。伯爵突然变得面无人色。他非常缓慢地抽出手，手指间捏着三张牌。

他默默地看着那三张牌，完全震惊了，一张脸慢慢地变得通红。那些亲眼看到伯爵将因此而名誉扫地的人的脸上也现出怜惜和轻蔑的表情。

“这是一个阴谋，先生。”灰眼睛的陌生人这样说道。“先生们，”他继续说，“这位伯爵先生并不知道这几张牌在他的口袋里，是他坐在那儿打牌的时候，别人偷偷塞进去的。我就坐在那边儿那张椅子上，这过程全都让我从前头那面镜子里看到了。是刚才要逃跑时被我拦住的这个人把牌塞进伯爵口袋里的。”

德·考德看看泰山又看看被他抓着的那个人。

“我的天！尼古拉斯！”他喊道，“是你？”

然后，他回转身，面对向他横加指责的人，直盯盯地看了一会儿。

“还有你，先生。剃了胡子，我就没认出你来。你这装化得不错呀，鲍尔维奇。现在我都明白了，这事很清楚了，先生们。”

“怎么处置他们？先生。”泰山问，“把他们交给船长？”

“不，我的朋友，”伯爵忙说，“这是桩私事儿，请您不要再提它了。我已经从指控中解脱出来，这就足够了。和这种家伙打交道越少越好。不过，先生，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该怎样感谢您呢？请允许我把名片留给您，一旦有我可以为您效劳的时候，记住，我乐意听从您的差遣。”

泰山已经放开茹可夫。他和他的同谋鲍尔维奇赶紧溜出吸烟室。临离开的时候，茹可夫向泰山转过脸来，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你后悔的时候！”

泰山微笑了一下，然后，朝伯爵鞠了一躬，递上他的名片。

伯爵读道：

M. 约翰·G. 泰山

“泰山先生，”他说，“我真希望您不曾帮助我。因为我可以向您担保，您已经被全欧洲两个最货真价实的流氓恨上了。要躲避他们，先生，尽一切努力。”

“我曾经有过比他们更可怕的敌人，亲爱的伯爵。”泰山平静地微笑着回答道，“可是我还好好地活着，而且一点儿也不为这种事儿着急。我想，这两个家伙谁也不会想出能够加害于我的办法。”

“但愿如此，先生。”德·考德说，“不过，提防着点儿，明白今天您至少结下一个冤家，总没有坏处，这个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事儿，永远不会原谅别人。他那邪恶的头脑里，总在策划新的阴谋，迫害妨碍过或者得罪过他的人。就说这个尼古拉斯·茹可夫吧，简直是个魔鬼。他敢当众蛮横无理的侮辱魔王撒旦。”

这天晚上，泰山回到他的卧室，发现地板上有一张折叠起来的字条，显然是从门下面塞进来的，他打开，上面写道：